



赤穂義人録 上

四

14
137
20



赤穗義人錄序

赤穗義人錄序

時秋積雨新霽。戶外履聲鏗然。出而迎之。則奧子復谷。勉善及石慎微也。於是出義人錄。相與讀之。讀罷。繼之以泣。慨忠善之不祚。恨天道之無知。嗟理義之悅人心。嘆孟氏之不我欺。慎微曰。赤穗諸士。朝廷致之於法。而室子乃張皇其事。顯揚其行。並以義人稱之。其志則善矣。得非立私議。非公法乎。勉善曰。不然。昔孤竹二子。不聽武王之伐紂。而身距兵於馬前。今赤穗諸士。不聽朝廷之赦義英。而眾報仇於都下。二子則求仁得仁。

僧門
127
卷20

赤穗義人錄序

赤穗義人錄序

一

諸士則舍生取義。雖事之大小不同。然其所以重君臣之義。則一也。是故師尚父不諱以義人稱。二子於當時。而其於武王之聖也。固無損焉。室子不諱以義人稱。諸士於今日。而其於國家之盛也。亦何妨乎。夫義二子者。不以為非武王。義諸士者。獨以為非朝廷耶。子復曰。雖然。尚父一言于軍。而能使二子免左右之兵。室子空談于家。而不能使諸士免法家之議。命也夫。三子者。皆長吁而退。遂收其語于簡端。以告後之讀是錄者。日東元祿癸未十月庚辰。鳩巢室直清手書於靜儉齋。

赤穗義人錄卷上

鳩巢 室直清著

元祿十四年歲次辛巳三月十一日。天使柳原大納言資廉。高野中納言保春。來聘東武。上皇使清閑寺中納言熙定。與天使俱至。同就城東之館。世稱傳。先是將軍命內匠頭淺野長矩。國城在播磨赤穗。左京亮伊達宗春。國城在伊豫吉田。分領館待事。長矩所領繫。宗春所領繫。天使。上野介吉良義英。近江守大友某等。皆以高家與焉。凡名家。廢久。而華冒赫奕者。幕府長矩自以無齒不習舊。尊其官爵。待以不次。謂之高家。

將軍。作大家。

英。作英。同。

幕府。一作朝廷。

儀乃因閣老固辭不聽。閣老曰：野州老成，練達故事，君宜與之謀。然後施行，亦無難也。何以辭為？義英以官齒之高，居諸高家之上。每京官至，未嘗不趨陪其間焉。以此自矜其能，驕人而前時共事者，利其指授，則多行賄賂以誘之。長矩為人強梗，不與屈下，以為已與義英同執公事，不可私為阿諛。未嘗請謁問遺，以取其歡。以故甚不相善。他日，長矩謂義英曰：朝廷不以僕不肖，使典賓禮，願君有以教僕。義英曰：雖僕亦不知禮也。且行事之間，難仰他人。君宜有以自處焉。長矩又以閣老

之意語之。義英曰：雖然，君事非僕所與也。長矩心深怨之。十二日，將軍御前殿。世稱大廣間引見京使，受詔。十三日，為京使設宴，有散樂。世云能自己至申樂闋，使臣乃出。十四日，有命御白書院。別殿之名親答詔旨。遣京使先期，諸閣老及起居臣僚。此云御側衆舊勳諸侯，此云御譜大名皆朝服趨之。如元日儀，長矩等集廊廡下議事。問義英曰：天使至，吾輩惡乎迎諸？迎諸階下為宜否？義英曰：此等淺近事，君尚不知，而今迫期急議，無乃為眾笑耶？會元妃藤原氏遣內使謝恩。天朝。嚮有詔

存問元妃

先使梶川與三兵衛至候。將軍行禮畢還報。

與三兵衛謂長矩曰。幕下行禮畢告僕。長矩曰諾。義

英在傍。謂與三兵衛曰。君所議何事。僕當與聞焉。不然。

恐失便宜。長矩知其少已。色動乃默起。義英言於列曰。

鄙野之子。屢曠於禮。不亦辱司賓之選乎。長矩聞之。不

勝憤怒。乃反呼義英一聲。以刀擊冠。中頭血流。義英眩

惑。無意與敵。以手擁面而俯。長矩再擊之中脊。與三兵

衛從長矩後抱止之。大友某品川某杖義英起。事聞。

將軍大怒。命囚長矩。置右京大夫田村建顯邸。國城在陸

關一與一王者。網輿送致。送囚例。以能登守戶田忠真。城

在下。總佐倉。後徙越後州高田。代長矩。於是。朝議以白書院血污。不

可以待。京使。命更張黑書院。殿名。別令趨陳設。日促。

下趨頃之。將軍出御黑書院。行禮畢。遣京使西還。

是日。將軍召閣老相模守土屋政直。國城在常陸土浦。諸閣老月輪

一人主事。謂之月番。本月政直值焉。命以今日禮接。天使在人臣。最

當惕厲戒懼。以禁紛爭。而長矩率意鬪狠。喋血台墀。

以私怨滅公法。其賜死。政直遣大監察。此云大下總守

莊田某。詰田村氏邸。令長矩受辭自殺。點屬吏一人相

台墀一作殿階

實。作經。

之少監察二人。多門傳八郎。大久保權左衛門。監視有相自殺者。先自
 以又斷腹相者。從後刎之。以頸示監。以明殊死。謂之介錯。長矩遂自殺以死。弟大學
 頭長廣使人來收尸以飯葬于芝泉岳寺。或曰遠江守加藤泰實與
 長矩相善。及長矩與義英共事。泰實謂長矩曰。去年僕
 與義英赴日光。司山陵事。其人驕傲。好忤害人。僕欲與
 之。死數矣。顧公事之重。以私怨故。毀之不忠。是以不敢
 令君日與之會。彼待君必無禮。願君為國家忍之。長
 矩曰。辱見忠告。敢不受教。然事固有不可忍者。亦難預
 諾耳。竟果如其言。友人小谷勉善聞之。安藝侯家人曰。
 前年下野守戶澤政庸與長矩語。及其父上總介政定
 與義英從事。日光之役。因言義英無禮。狀長矩曰。尊大
 人自以年老。故能有忍如此。若長矩則不能也。當時小
 笠原長州在坐聞之。至是長州適詣安藝侯邸。以此事
 語坐客。而侯家人有御牧武太夫者在側聞之。此是日
 必與或人之說一事也。則當以勉善所聞為是。

有命。收長矩本邸宅。在鍊采女正戶田氏定。國城在美濃大
 垣。初長矩父前內匠頭長友與戶田氏包俱娶飛以士
 驛守內藤忠種之女。生長矩。氏定。氏包之子也。
 卒。徃環守邸。安藝守淺野綱長。國城在安藝廣島。遣將
 卒二百人趨出邸內人眾。及掃除門巷屋舍。至夜以邸
 授氏定。乃去。十五日。諸侯朝賀如例。閣老令大監察見
 諸侯。諭以長矩賜死事。是日。幽長矩弟大學頭長廣于
 私室。長廣別賜祿奉朝請。居長矩本庄宅。長矩無子。每
 諸侯未立嗣者。每飯藩。權以親。遂命諸閣老議收赤
 族中一人。定為嗣。至有子乃止。
 穗城邑。令大垣侯下教赤穗。諭告城中軍士。待受城使

至內城邑於官。凡郡國留守臣各以本藩旨守城。藩

藩主旨然後內之。今赤穂侯既死。故大垣侯代本主授旨。安藝侯與大垣侯復遣家

臣各數輩詣城下。監視及隣國諸侯。各警士卒。至境上

備變。十九日。有命。悉收長矩都下別宅。獨以本莊宅

與大學頭居。二十六日。吉良義英病免職。高家掌禮儀

將軍以義英無罪。命治傷侯愈。起視事如故。然

衆皆以義英前倨而後怯也。譏笑之不己。其子彈正大

弼上杉綱憲。國城在出羽米澤。爲義英謝病請免聽之。初播磨

綱勝有妹嫁義英。生綱憲。綱勝無子。請官養甥綱憲。爲嗣。綱勝卒。綱憲立。是爲彈正大弼。生二子。長曰民部

庸。作康。下同。

太輔吉憲。次日。左兵衛佐義周。後二十八日。受城使淡

義英復養綱憲。次子義周爲嗣。國城在播磨龍野。肥後守木下利庸。國城在備

路守脇坂安照。國城在播磨龍野。肥後守木下利庸。國城在備

發東都。赴赤穂。少監察荒木十左衛門。榊原采女副焉。

因命安照以家衆留守赤穂城。龍野與赤穂接。以石

原新左衛門岡田庄太輔。知郡事。此云郡代。受城使安

治裝。至是各行。先是赤穂邸報至國。初告變起者。早水藤

告賜先者。原惣右衛門大石瀨左衛門。國老大石內藏助

良雄。後見。及用事臣大野九郎兵衛某。與其餘群臣。總士

員三百。會議庭上。良雄曰。主辱臣死。此誠吾輩死節之

郡代。作代官。

台墀。作朝廷下同。

秋也。然死固非難。而處死實難。諸君欲以何死哉。坐中壯士皆曰。有枕是城以死耳。亦何議。良雄曰。諸君言固然。但人臣之義。猶有可自効於國者。當盡力焉耳。今主家既滅。無力以復之。獨有介弟大學君。可以奉先君之祀。某等宜以死請。台墀為先君立後焉。而台墀不聽。則乘城決戰。以死而從先君於地下。固其所也。九郎兵衛等皆首鼠兩端。漢灌夫傳。首鼠兩端。註。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又首行一議未決而罷。或曰。中有新進士二人。言曰。某前一卻。議未決而罷。以羈旅臣。來仕於國。日淺。有不可與諸君同難者。請從此辭。後二日。良雄復會衆述前乃去。良雄使人要於境殺之。

議。九郎兵衛曰。不可。夫據城以請。是要上也。其為先君立後也可冀乎。吾輩雖死。何益之有。適足負悖逆之名。以累先君耳。良雄曰。不然。士所守者義也。士而無義。必辱。今臨大節。不以大義自白。而顧以畏死苟免。唯唯奉上為務。不亦無耻之甚乎。吾所最恨者。使天下人聞之。以為赤穗數世養士。無一人知大體者。亦辱先君之名也。今縱無尺寸以補於國。而又辱先君之名。為何如。衆皆曰。大石君議是也。九郎兵衛不得已。亦從之。良雄於是撰多川九左衛門。月岡治右衛門。使東都。口授意指。

而遣之。因與衆約。以後二日。復會城上。曰。當閉城固守。

以俟官使至。乃飯死耳。及期。衆赴會者五十五人。將監

吉田忠左衛門。佐佐小左衛門。河村傳兵衛。近藤源四郎。小山源五左衛門。佐藤伊右衛門。原惣右衛門。岡野

金右衛門。子九郎。長澤六郎。左衛門。稻川十郎。右衛門。間瀬久太夫。田川權右衛門。渡部角兵衛。幸田與三

右衛門。里村伴右衛門。多藝太郎。左衛門。小野寺十内。子幸右衛門。山上安左衛門。潮田又丞。近松勘六。矢野

半平。早水藤左衛門。上島彌助。中村清左衛門。橋本平左衛門。間喜兵衛。子十次郎。中村勘助。灰方藤兵衛。高

田儀左衛門。仁平鄉右衛門。菅谷半丞。榎戸新助。千馬三郎。兵衛。河田八兵衛。神崎與五郎。大高源五。武林唯

七。岡島八十右衛門。茅野三平。豐田八太夫。貝賀彌左衛門。勝田新左衛門。陰山惣兵衛。倉橋八太夫。久下織

右衛門。猪子源兵衛。矢頭長助。子右衛門。爲五十五人。其餘次郎。左衛門。并大石主稅。瀨左衛門。

不至。良雄曰。官使至且有日。而衆離叛如此。夫以赤穗一城。招天下兵。雖舉全國之衆。猶恐不能支一月。况此最示之衆。尚不足以守一面。而欲以此戰焉。則吾見其兵朝交。而城夕拔。徒以弄兵爲天下笑。不如因官使以此意自陳。然後相與自殺。城上以明志爲愈。於諸君何如。衆曰。甚善。良雄曰。請與諸君盟可乎。皆曰可。乃出盟書以示之。衆各署姓名押字點血。近世盟書。連署同盟。姓名及押字。各以指

志矣。當與諸君決計在今日耳。但有一事於此。願與諸

釣庭一作朝庭下同

君謀而決之。何如。衆曰。願聞之。良雄曰。先君怒義英無禮。戮之於釣庭。不克。而獨罹於禍。是義英吾君之讎也。今義英在矣。吾與諸君。義不與共戴天。竊爲諸君計。莫若相與戮力共謀。以討義英而殺之。均之死也。徒死於此。孰與報仇以死。不幸事不就。猶足以伸大義於天下。衆踴躍曰。僕等慮不及此。願以身殉之。獨老年人謂良雄曰。此計固善。顧此事不易。非可計日得也。人命朝不慮夕。恐事未集。而吾輩先死。則他日無以自白耳。竊謂不如從前議爲得。良雄曰。雖僕亦多病。不無此慮。然

吾與諸君。同體一心。不幸先事而死。後死者得以成之。猶在我也。事固不可逆知。然料周旋之間。不過三年。吾事成矣。縱此衆三分之損其二焉。猶足以濟事。况未必然乎。且諸君忠誠不欺。天之所佑。吾固知諸君之志。果有成也。小不忍。亂大謀。若夫挈瓶假器之議。張平子東京賦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况纂帝業。而輕天位。○類諸君毋以爲書纂要曰。挈瓶屢空。文思易竭也。出文賦。意。四月四日夜。多川月岡至東都。初兩人發赤穗。良雄使兩人直詣受城使自陳。至則受城使既西。於是兩人與本藩臣安井彦右衛門。藤井又左衛門謀。屬大垣侯。

請命於鈞庭。淺野本姓安井氏。彦右衛門公族也。在翌日。俱詣大垣侯言曰。赤穗老臣大石良雄等使臣二人。敢布腹心。寡君得罪於鈞庭。賜死。臣等敢不奉承。然兩下相殺。國有常刑。兩下相殺。一人不死。朝庭又之亂。國初。今吉良君有祿位於朝。如故而大刑獨加寡君之身。此臣等所以日夜泣血。寧死不悔。臣等一二老臣。固知崇朝庭一統之政。而偏遠之臣。頑愚之衆。惟知盡忠所事而已。雖諭以逆順之分。然衆心不可回。群議不可奪。僉曰。非敢讐朝庭也。但欲即城自殺。

以明人臣之分爾。若朝庭更有處置。使以虜之臣去國。而有辭於天下。則臣等以衆而退。唯命之聽。敢以死聞。大垣侯謂兩人曰。此事大不可。若達於朝。自大學頭以下。重得罪。是群臣欲忠。而反不忠於國也。因與良雄書曰。使者兩輩來。聞城中軍士之議。亦由邊鄙暴悍之習。不達朝庭之法。內匠頭平生恭謹。敬於事上。卿等所知也。今為卿等計。莫若束手釋兵。以城邑上入於官。明本藩始終無貳心於朝庭。亦內匠頭之志也。雖群臣所以盡忠。以主之道。亦何以加之。官使臨

邑。卿等宜嚴警軍士。俟指麾。進退無得自縱。急令城中軍士知悉。此書本以國語為之。出書示兩人曰。卿等能使良雄等從寡人之言否。兩人曰。諾。安井藤井亦附書。以大垣侯所戒為言。即日。兩人馳還赤穗。直清謂多川謂辱使命矣。夫良雄之請命於朝。朝也。將以立大學君。存赤穗侯之後也。然義英在朝。大學君無與仇並立之理。良雄雖不取顯言。然所謂更有處置者。其意蓋在此也。良雄雖不取顯言。然所謂更有處置者。其意蓋在此也。考之。大高忠雄與母書。可見矣。然朝庭既赦義英。不可立也。然猶僥倖於萬一者。以赤穗一國之命請之。庶幾可得。以殺赤穗侯。逐義英。使朝庭許之。其於罪輕重。固未失也。彼二子當直請監察官。告訖於朝。而曰。赤穗軍士三百人。皆決死。臣不得命。則不可生還。請

以作况。

先伏又。以示不欺於天下。夫既罪寡君。以明法。又立長善乎。鑿一國之士。傷太平之化。臣等死固不足道。其損於盛世也。亦已多矣。是二者孰得孰失。願朝庭之策。安出。使二子正色直辭。以此陳焉。未心不感動。上聽再煩。朝議事。若不直辭。則死固其所也。今二子不知出此。乃受人願指。唯唯而退。曾無一言。以見輕重。嗚呼。良雄所以屬二子者。為何等事。而阿順曲從。如此。蓋二子素無死事之志。故其氣齷齪。為安井藤井所夾持。以至此耳。良雄於是可謂不知人矣。當是之時。赤穗非無材也。有吉田小野寺之練達。有富森神崎之勇幹。其他原間。大高之徒。皆其選也。良雄一無所使。而獨以二子為之何哉。意二子素有材。辨自好。雖良雄亦眩於虛譽。而用之也。夫緩急不辱命。唯有大節者能之。豈口辨色莊之士。所能為哉。自二子既國之後。眾心動搖。日以離散。情見力屈。大事去矣。亦由良雄誤用二子致此也。嗚呼。可用之際。翌日。大垣侯又使二臣於赤穗。重以書戒諭。可不慎哉。

自是諸不附良雄者。日夜潰散不已。九郎兵衛亦乘夜而逃。神崎則休筆記載。九郎兵衛好貨致富。家有餘產。而逃。自始聞國難。專謀以財自逃。果以四月十三日。先東使未至。自率家人。倉皇而去。恐為眾追。棄其孫女。不及收。竊與其子。郡右衛門。分路間行。遂乘舟至近邑。近邑民惡之。不內。漂泊海上。三十日。不知竟何如也。父子所畜器財。託赤穗商家。凡百箱。大石良雄聞之。令吏就封閉。戒商家無縱入。發至翌年八月。九郎兵衛與近藤源八。渡部嘉兵衛。來赤穗商家。間人不在。急開箱取金。三百兩。去。比隣共起。而追及之。謂曰。汝不出金。杖而殺之。九郎兵衛父子手足慄。面無人色。乃還金。邑人以九郎兵衛及明年。良雄等死節。九郎兵衛為衆指目。不與接語。或遇諸塗。欲啣其面。九郎兵衛獨前同盟。及自東都來。赴難者十八人。皆從良雄不去。直清按。前同盟中。少辛巳死節者二十三人。蓋片岡

林作村

高房儀具正久。以報仇東行。在盟先。不破正種間。光風欵良雄。在去國後。寺坂信行。以身賤。不與盟。其餘十八人。自東都來。其餘在郎臣。多為安井藤井所夾持。逡巡追與盟者也。則休筆記載。藤井又左衛門。為人可與。顧望苟免而已。為善。但以柔弱不能自立。為安井大野所欺。吁。小子哉。乃祖某有軍功於國。彈正君當時。選國士。分與采女。君以藤井某為第一。今縱愛其身。獨不念厚其祖耶。彦右衛門。為國貴戚。宜共存亡。一旦緩急。貪生忘義。如此。可醜之甚矣。又曰。伊藤五右衛門。外村源左衛門。岡林木工助。玉蟲七郎右衛門。八鳥惣左衛門。建部嘉六。近藤政右衛門。多川九左衛門。藤井彦四郎。茨原兵助。田中清兵衛。植村與五右衛門。早川宗助。中澤彌一兵衛。大木彌一右衛門。近藤源八。皆安井大野之黨也。十八日。淡路守安照。肥後守利庸等。二道至赤穗。一道出城。東鷹捕山。先期良雄封府庫。籍田里。令吏循一道出城。西猪池山。

行境上。脩橋除道。及閭巷市鄣。並禁喧擾。至是迎拜官使於城上。且勞之曰。諸公跋涉遠塗到此。良苦。因進言於兩監察曰。朝庭賜寡君死。又使諸公來收城邑。已承安藝大垣二侯奉旨指令。某等敢不恐懼惟命之聽。然主殺國滅。某等義當死之。況吉良君有祿位於朝。如故而寡君獨以罪死。某等寧有何面目。以見諸公乎。但以寡君之弟大學頭在。故姑竊生以待。朝廷之舉耳。嚮者以此屬大垣侯為請。而未得命之間。會諸公至。某等從二侯令。謹以城邑上。不敢肆窮獸之怒。以煩

執事。此某等所以尊朝廷之義也。朝廷若惠赦寡君之罪。辱收錄其子弟。使之補黑衣之闕。而得食祿於朝。以襲寡君之後。某等將沐覆載之仁。荷再造之恩。然後退而自殺於寡君之廟。以終人臣之義。乃已。惟諸公憐而察之。直清熟玩良雄告官使之言。其請為主家立後者。不過盡人臣之分而已。而其以死狗國之志。固有不以此易者。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也。然其言曰。必有恩裁下。然後退而自殺。則其不得命也。良雄者。可不謂善辭令哉。兩監察未應。良雄又言曰。赤穗藩屏國家亦已久矣。自寡君曾祖前采女正。從大坂之役。身服勤勞。立勲當時。

台德殿下胙土而罷之。使得比列國諸侯。至祖前內面頭。父後采女正。皆受先朝恩遇。衆所知也。以及寡君之身。日夜勉勵士臣。傾心本朝。惟恐無以勝方面之任。今也不幸。以私怨故。得罪而沒。亦可哀也。朝廷如推存舊之恩。而舉繼絕之政。不獨某等受賜而死。亦使天下後世。仰朝廷之德無窮。願以此意。致之於朝。幸甚。兩監察曰。諾。今且以卿言。上聞。良雄拜謝。已以邑里名數簿上。然後退。謂衆曰。吾固知官使之言不可特以爲信。然所以不死於此者。以我心事未伸也。官使

有以驗於他日矣。是日兩監察飯城下舍。使人召良雄至。謂曰。官使入邑。觀吏治道所過淨清。入城群下奉禮益恭。且所進圖籍甚詳悉。皆可以爲奉上之法。今已遣人具狀以聞。朝廷聞卿等急効。臣頃不煩一言。必肯恩裁下。亦大學君之福也。衆欲徙他邑者。某等可以書先於其所往。欲留不去者。亦聽居。二月。荒木十左衛門自東都使人報良雄曰。昔者卿嘗與我言於赤穗。我業已告諸朝矣。又聞淺野氏宗家有爲大學君乞哀於朝者。意者朝廷有以處之。良雄遂去赤穗。至

京買宅城外山科邑居之。自是坐運籌策。以為謀主。而同仇之徒。往友東西。相為耳目。久之。人無能知者。十五年春。良雄遣前原宗房神崎則休詐為商。宗房販絹。則休鬻扇。二人並見。送往覬仇家虛實。及其餘奉約。留居東都者。吉田兼亮後見。代良雄領之。逐人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就舍出價。傳驛往來。皆量其用。資之金。各有數。直清按。赤穗之難。世傳良雄等盜國儲金去。當時聞者。初良雄等棄城而去。人疑惡之。今給同仇士。蓋此金也。以為其屬意。有不易量者。以故上杉氏分遣家衆。守義英本莊宅。日夜警嚴為備。及其婢僕。皆以采邑人為

之。義英世食采。參州吉良邑。不縱商賈入門。良雄聞之。令二人開店。義英宅側。居糶若菓。坐賣以便出入。仇家微而察之。戒二人無敢急遽為所覺。又聞上杉氏使人偵己。乃佯狂昏亂。言行失次。每遇人。則曰。吾病且死。將及今。樂餘生矣。令買田宅。大營居室。曰。吾將老矣。謀者屢報上杉氏。以為良雄病。且為子孫謀。亦無足慮者。凡如是者一年。吉良氏稍弛備焉。寺坂信行筆記云。是歲春。吉良氏作庫宅。後有人傳。庫中有竇。通隣家。又四壁內。施柵以備緩急。吉田兼亮使毛利小平太。以計入吉良氏宅。間視之。嚮之所聞者。謬傳也。三月十四日。是日為赤穗侯初忌辰。良雄赴赤穗。詣花嶽寺。

祭享致敬。為位而哭甚哀。神崎則休云。是日赤穗男女爭先詣花嶽寺。追薦拜神位。悲泣。如赤子慕父母也。又云。新濱村民。別於他寺立牌位。祭之。直清謂赤穗侯遺愛在民。如此。亦有入君之度者也。良雄不學無術。不能輔之以道。遂使侯不知温恭自保。至乃一朝之怒。忘其身。以及社稷。良雄與有罪焉。

七月十八日。命安藝守淺野綱長。以大學頭淺野長廣。送藝州安置。優命許以家人。吉田兼亮使潮田高教。近松行重。並見。赴京。以長廣事報良雄。良雄於是浩然有東行之志。乃欲糾合同盟之人。以趨之。其在京師赤穗者。先使貝賀友信。大高忠雄。並見。往而謝之。曰。吾初與諸君有言。今則已矣。度今時之勢。有甚難為者。久

瀆盟書。無為也。他日幸遇機會。則當相報。更與諸君謀耳。因以前盟書還之。以試衆心。誠偽。有十數輩。相謂曰。吁。豎子誤我至此耶。豈非命乎。見二子責以大義。辭色甚峻。其餘無素自立者。唯唯而已。初良雄請官為赤穗侯。立後。群臣雖安井藤井之黨。亦以僥倖萬一之福與盟焉。及荒木十左衛門報至。私自依賴。揚揚有自得色。至是。聞長廣安置之命下。意氣沮喪。慮以全生。漸與良雄絕問。以示異志。至有遠跡自逃者。神崎則休筆記中。載背盟者姓名。云。奧野將監。川村傳兵衛。近藤源四郎。佐藤伊右衛門。小山源五左衛門。稻川十郎。右衛門。糟谷勘左衛門。

權左作
權右

寄作并

佐佐木
佐佐木

田中權左衛門里村伴右衛門豐田八太夫各務八右衛門子
 幾右衛門里村伴右衛門豐田八太夫各務八右衛門子
 灰方藤兵衛陰山總兵衛榎戶新助山上安左衛門上
 島彌助渡部角兵衛子佐野右衛門幸田與三右衛門上
 仁平郷右衛門高谷儀左衛門川田八兵衛久下織右
 衛門猪子理兵衛松本新五右衛門田中六郎左衛門
 酒寄作右衛門梶半左衛門高久長右衛門近藤新五
 岡本次郎左衛門子喜八郎田中代右衛門近藤新五
 大石孫四郎川村太郎右衛門田中序右衛門山羽理左衛
 兵衛子彌九郎小山彌六鹽谷武右衛門山羽理左衛
 門善左衛門高田郡兵衛小幡彌右衛門木村野新藏精
 谷五左衛門高田郡兵衛小幡彌右衛門木村野新藏精
 門杉浦順左衛門井口半藏木村孫右衛門前野新藏精
 郎右衛門平野半平佐佐木小左衛門瀨子三左衛門土田三
 藤兵衛月岡治右衛門中田理平次中村清左衛門
 田十八田中貞四郎毛利小平太小山田庄左衛門矢
 野伊助妹尾孫左衛門九七十人直清按橫川宗利與
 友伊助妹尾孫左衛門九七十人直清按橫川宗利與
 人書載平野半平良雄以家所蓄畫軸屬半平賣以

易金半平盜其價金三十兩從京師亡去中村清左衛
 門鈴田十八中田理平次田中貞四郎小山田庄左衛
 門毛利小平太皆與良雄俱東者聞復仇之日追皆失
 色驚汗中村鈴田中田皆以十一月下旬凶去田中以
 十二月四日凶去小山田與岡高房同舍亦以十二
 月二日盜高房金與衣服亡去又寺坂信行筆記載毛
 利小平太以十二月八日凶去矢野伊助為侯家步卒
 妹尾孫左衛門為良雄家人良雄令此二人守平間村
 宅十二月十二日從平間村凶去以此考之允此背盟
 者但中村鈴田以下數輩最後其餘益自七月以後多
 於京師滅迹者也則休曰此輩為義不終知而獨其同
 不為者也此之頑愚不知嚮義者其罪倍矣
 體一心者自七月以後相次先良雄發皆往與東都之
 衆合十月良雄發京與高教行重等數輩東行先是富
 森正因來東都正因後築宅于武洲平間村居之在都城

十國亭書

赤穂義人錄

七

十國亭書

卷上

七

西六里。未幾以僻遠不便。以家遷居郭。至是兼亮聞良雄發京。乃與正因等議。更修治平間村廢宅。以為稅駕之所。是月二十一日。良雄至鎌倉。兼亮等先適平間村相宅。因迎良雄於鎌倉。廿六日。良雄至平間村。十一月五日。遂去平間村。抵都下。與子良金同居。及其餘同仇士。皆變姓名。介處於市廛之間。乃日夜往視吉良氏宅。按道里遠近。預定進退部署之處。及其所以距上杉氏援兵者甚熟。會義英病久不愈。以本庄土地早濕。常適上杉氏居宿。久之不飯。家又議築室上杉氏別墅中自逃。

別墅在麻布邑。未果。先遣內人以婢妾往依上杉氏。或曰。義英自去。年使夫人避居上杉氏。蓋風聞良雄等候已外。託艱病。實以避之也。直清謂。義英自為避難之謀。如是。此其密防嚴備。必有外人未易窺者。良雄計不急發。良有以也。豈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歟。世或良雄於是。撰以無勇材小譏之。誰知良工用心之苦哉。良雄於是撰衆中少壯者。分為四次。每夜循行街巷。往反吉良上杉兩邸之間。常以夜半一更。以察異色人出入。而踰月之間。寂無聞焉。十二月十三日。良雄使人自稱至自京。詣土佐守淺野長澄。故因幡守長治二世。曰。式部少輔長養宗國。彈正大弼綱。戾子為嗣。問赤穗侯夫人起居。以長澄是也。國城在備後州三次。問赤穗侯夫人起居。以

三作

去年以來赤穗國計事上報。初赤穗侯夫人淺野氏。因
 幡守長治之女也。去年赤穗國除。夫人依長澄。号瑞泉
 院。今按近世國俗。婦人夫死。無貴賤。皆去髻為比丘。居
 以院名。自稱云。友人小谷勉善。聞之。安藝侯家。夫人曰。夫
 人嫁赤穗侯。有賢行。及赤穗侯報怨之日。將朝。夫人見
 其辭色。有異。心知之。方出。夫人送之。戶內曰。幸君終慶
 於朝。飯來見妾。是日。赤穗侯果死。不還。弟長廣走。郎
 以變告。夫人。夫人使人逆問。仇人。為誰。死。生。如何。長廣
 曰。不知也。閣老。有命。使長廣造。邸。禁。衆人。騷擾。是以來。
 夫人曰。此何謂也。兄。死。為之。弟。者。不知。仇人。存。也。而曰。
 我為閣老。禁騷擾。此何謂也。卒。絕。長廣。不見。令。左右。收。
 冗。雜。之。具。訖。曰。為。我。取。小。刀。來。侍。女。取。小。刀。以。進。夫。人。
 曰。汝。急。斷。我。髮。侍。女。曰。夫。人。至。土。州。君。家。斷。髮。未。晚。也。
 夫人。不。聽。乃。斷。之。及。土。州。君。使。人。迎。之。然。後。出。而。就。輿。
 夫人。自。初。聞。變。舉。措。安。閑。不。殊。平。日。自。就。輿。之後。哀。慟。
 不。勝。殆。動。傍。人。至。土。州。君。家。閑。居。一。室。自。就。輿。之後。哀。慟。
 久之。不。出。淺。野。家。人。相。傳。以。為。美。談。云。嫁。赤。穗。侯。有。資。

裝金。屬良雄併之國儲金。貸赤穗民家。令少出息以償。
 不獨助掖庭費用。民亦賴其利以為便。及赤穗之難。良
 雄以軍興法。悉散國儲金。分與同盟之衆。使之處置家
 累。及支時月間。往來共給。至是。具簿并餘金上之。世傳
 造。謁。夫人。辭。決。而。去。實。是。月。十。日。事。也。然。勉。善。聞。之。安
 藝。侯。家。人。云。赤。穗。舊。臣。唯。大。野。九。郎。兵。衛。諸。夫。人。所。駱。
 遺。左。右。因。訴。大。石。良。雄。令。赤。穗。吏。閉。臣。家。賞。不。出。願。夫
 人。戒。諭。良。雄。出。以。予。臣。是。猶。新。受。夫。人。之。賜。也。夫。人。不
 與。之。接。乃。去。良。雄。去。赤。穗。之後。未。嘗。造。謁。夫。人。但。是。月
 十。三。日。壹。使。人。通。問。如。此。所。錄。耳。直。清。於。初。稿。本。載。良
 雄。造。謁。事。甚。詳。今。十。四。日。義。英。以。近。日。招。客。燕。集。於。家。
 悉。刪。之。以。從。事。實。當。治。具。乃。遽。反。本。庄。宅。義。英。嘗。好。茶。屢。為。茶。燕。之。會。本

庄有一遊客亦同此好常出入義英家有燕會必與焉。
近世士大夫多慕陸蔡之好每燕集以啜茶為高致大
 陳器設食升降周旋皆有法也呼其師為湯茶者流。大
 高忠雄聞之詐為京師商人從其人學茶燕之法欲因
 以通義英由是忠雄得聞義英飯家日乃報衆大石信
 清見亦間而知之若忠雄所聞者或曰橫川宗利欲問
 人傭作本庄有一浪子好茶出入義英家宗利與之相
 晤久之義英令人寄書浪子招以啜茶云移宅在近
 念久不相見欲以某日設茶一會浪子不善書屬宗利
 為書以報又以家貧無人可遣宗利請為使自往得以
 覘義英宅中事乃還直清按此於是良雄急警同仇士
 少與忠雄所與遊者同人也

約以十四夜及時發是日詰旦良雄與同仇士十數輩
 俱詣泉岳寺謁赤穗侯墓相對悲泣不自勝既出使人
 請寺主僧曰某等欲各屏迹僻遠之地離散在近故約
 來貴寺共謁亡主之墓耳顧思一別之後再會無因恐
 恐不忍遽去請為我具薄膳得與接一日之歡因取白
 金三百兩貽之寺主僧延衆堂上設食衆食已謝衆僧
 曰吾就睡矣公等不來有所須當請耳因閉戶密語久
 之申明約束備為區畫至日中辭去遂馳還市中舍各
 淨除屋內謝遣奴僕云欲以明旦發赴京今夜往就友
 人家為便皆以布襪裹衣物而肩之乃步西赴本庄堀

部金丸嘗僦舍居兩國橋西矢藏之巷。見後。去本庄為近。以故約衆來過與俱。至薄暮。金丸就本庄茶肆主人晚食。主人素與金丸相識。問曰。暮夜至此何故。金丸曰。汝不聞大學君藝州安置。吾輩無所依賴。加之米價騰貴。儲資不給。今與舊同僚謀。欲且畝赤穗之邑為農。約以明日俱發。但日出凍消。行路泥濘。不若夜途為便。汝趨具六十人食。趨讀促。當與衆來食。從此發。予之黃金三兩。乃去。有頃衆皆至。金丸舍金丸為設杯酒與飲。比及夜半。金丸遂與衆俱造茶肆。主人就食。金丸謂主人曰。

汝今何業。豈止於賣酒食耶。主人曰。近日酒食不售。有人勸與俳諧家謀。賣句題字。募課試錢。時俗好以俳諧為戲。其師先唱一句為題。募人續之。有日限。及期諸預和者各入所續句并錢會為一所。即批而列之。以分工拙。諸君知獲幾何。市人事細利。亦可笑。衆中有一人。失姓。曰。句題何如。主人曰。何。乃其。何音那。其音祖。乃其人曰。此好題也。吾今為汝成之。因高吟曰。何。乃其。岩。遠毛。音以話。洞。音禿。桑。乃。音桑。音由密。直清按。何其俗語勇敢之意。此歌言音具話。弧。音由密。直清按。何其俗語勇敢之意。此歌言亦寓敢死赴吟已。衆相謂曰。吾今行矣。遂分為三處。一適堀部武庸之舍。一適杉野治房之舍。武庸治房一適並見後。

前原宗房之舍。皆為同仇。士在吉良氏宅側者。於是良
 雄等四十七人。皆就宇下解裝。出衣物更服。四十七人姓名見後
又按世傳四十七人外。有徒卒僕隸百有餘人云。既而直清於初稿本載之。後尋究之。知其繆傳。今刪去。既而
 畢來會兩國橋上。眾咸衷甲。以韋夾蓋在頭。襲韋短服。
 各杖短槍代棍。如往救火者狀。世救火必用組若縹紗韋帽韋服。
 為縲約衣。以便刺擊。又為隱語相應答。裂帛為一小幟。
 書姓名其上。縫其端於左右之袂。令幅白動搖。同仇相
 辨以為驗。眾各頸笏。約先獲仇人者。吹以相聞。令卒擔
 鉄挺竹梯斧鉞之屬以從。或曰。凡所用卒皆傭夫也。直清按。庸夫恐不易用以從事。

此疑良雄等家奴也。遂進至吉良氏第。三面圍之。北面與隣家因
 部其眾為三隊。各皆聯四人為一。或云。每聯三人。一人
 當敵。令左右相救。無為敵所獲。令眾曰。毋殺婦人。走者
 毋追。待初笏俱發。竟事出。以鑼聲相聚。毋相後。令已先
 捕其後門隅街亭守者。守者自吉良氏出。戒無敢揚聲。使人以
 刃守之。笏發。眾呼曰。火乃急。梯屋推壁。從三處入。先入
 者。拔門捷。擒門者三人。又使人守之。門啓。眾亂入。且呼
 曰。故內匠頭淺野氏舊臣。以報主仇來。所請者上野君
 首耳。欲禦者出。不敵我者。我不敢害。京師人。或曰。宇治茶商。歲賣茶抵東

都下。是夜止宿義英宅。聞變作大駭。脫身而走。見廳事前有一人。挾長刀當道。蓋良雄也。商人股慄言曰。某則字治之商也。非敵公等者。諸無加害。其人注視久之。指一僻處就居。少間見有人從內出。就其人受指令相去。遠莫聞。食頃又至。大聲呼曰。獲吉良君。其人乃從容起。顧呼商人出。謂來者曰。此茶商也。卿輔之出。商人遂得脫去。聞之商。義英家人格鬪者皆伏。又下。其餘多藏匿。不出。衆直進入義英寢室。求義英不見。衆以手試牀。辱微暖。曰。人去未久。急令搜索宅中。不得。見厨傍有室。彷彿聞有人聲。外施金鎖。若人未嘗入者。衆曰。此有謀也。以斧破之。果有三人匿其中。衆喜曰。賊在此。乃趨之。相戒曰。試以鐔擊地。有陷穿不可知。衆輒入。其一人逆衆。

奮戰以死。其一人走。其一人縮首伏匿於什器之間。衆引出之。罵曰。鄙夫汝知上野君所乎。知則告我。告我赦汝。不然我殺之。不應。又問。又不應。間光興見後怒以槍突倒。如六十許人。著縞在中。國制無爵者。皆曰。豈此上野君耶。夫疵在乎視之。裸而視之。果在。武林隆重見後手刃之。以其首出。召所擒三人。遞視之。皆曰。我君也。笏又發。衆皆扑躍相賀。或曰。隆重象燭前行。義英自暗中以短不應。光興怒以槍突倒。義英按劍。隆重舍燭手刃之。乃斬幟帛。裹義英首。而懸之。槍于執之。又索子義周。不得。將出。衆呼曰。左兵衛君盍

出。人取乃父頭去。盍出。遂不見。於是良雄令鑼者擊鑼。衆聚爲一處。不損一人。傷者數輩而已。良雄與衆遂去。入無緣寺。在吉良氏第西數十步。寺僧閉門不內。衆班荆休于道上。久之。良雄謂衆嚮去。吉良氏第。恐視火。恐致火災。貽禍鄰里。使人往視竈爐中。以水沃之。或曰。此事良金發及。黎明。發本庄。西赴芝泉岳寺。本庄十里。令卒二人。各以槍前行。爲槍皆紙。次帛裏義英首。以二槍合鋒。結帛其間。卒二人舁之。或曰。良雄與衆謀。函義英首。使士五人。行首也。此人力戰死。故衆疑其爲義周。乃斬其首取之。不知是否。但寺坂信行當時在衆中。而其所筆之記不

載焉。則是疑傳聞之。次良雄一人步行。次衆群行。其重誤也。今從信行記。傷及老羸者。皆衆籃輿以從。今按。同盟士有高年者。意也。不然。良雄預爲老耆備之。亦不可知。大高忠雄富森正。因等數輩。後過本庄酒肆。酒肆主人晨起啓戶出。見數輩持兵。衣服塗血。驚畏欲闔戶。有一人若病創者。呼主人曰。吾渴矣。汝爲我執酒來。主人曰。市中法禁。行人露坐店上飲酒。其人罵曰。汝愚人哉。吾今犯天下之法。猶不恐。况市中法乎。以一小囊投曰。此酒價也。與數輩直入。舉壘來。以槍尾穿徹蓋。各傾五六椀。飲訖。前病創人請筆硯。書俳歌。

一首云云。未署姓名。大高源五。皆追衆馳去。主人後披小囊視之。有黃金二兩。封皮上題云。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淺野氏家臣大高源五。關死。此金有掩我屍者。幸取充酒價。良雄道使吉田兼亮富森正。因適大監察伯耆守仙石久尚第。請罪。大監察官。不止仙石氏。但仙石氏第。稍與泉岳寺相近。故是日。以月望造便告。朝者。絡繹相屬於塗。見衆行皆驚異。有停騎問故者。良雄曰。某等復仇人也。行至仙臺伊達氏邸下。守街者。恠而止之。請告知邸吏。良雄令衆止。頃之。有一士人。出揖良雄問故。良雄以實告。其人曰。

街亭有官法。察異色人。故守者姑止公等耳。公等往。良雄等乃謝去。至會津保科氏邸下。守街者又止之。良雄告之故。且道前過伊達氏街亭事。守街者乃聽之去。兼亮正因杖槍造仙石氏門。請曰。某等今有一急事來。願見伯耆公。而陳之。久尚使人進之。二人先以所佩雙刀授將命者。然後入就席坐。久尚出見二人。二人稱故。內匠頭淺野長矩。舊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謹言。某等以吉良上野君。爲寡君之讐。昨夜攻入其宅殺之。今仇已報矣。某等分當自殺。然騷擾都下。肆戮朝貴。其得罪

朝廷亦已大矣。某等願伏斧鉞之誅，以明國家之法。又使其等不倍。朝廷之心，暴白於天下。故衆議皆就芝泉岳寺寡君墳墓之地，以俟。官裁飯死耳。因懷中出四十七人名簿進之。久尚曰：衆止此耶？二人曰：諸士外，有卒隸奴僕願從者，皆不許。其共事者止此。久尚曰：吾今當趨。朝以卿等言。上聞，乃出。二人因請曰：某二人，幸得請命左右，願使一人赴泉岳寺報衆。久尚不聽，曰：尚有可問者。今急。朝不暇及。卿等待吾。朝反，令家人爲設食。二人謂使令人曰：嚮者所携二槍在

門外，請使人收之。久尚詣朝，以二人言聞。會左兵衛佐義周遣家臣鷓谷平馬詣閣老丹後守稻葉正通。以前夜事上聞。將軍命少監察阿部式部杉田五左衛門往至義英第，檢覈義英尸及家人死傷。義英尸傷左右手足五創。或曰：義周與家人謀，義周傷額二創。亦自傷也。自言以長刀拒戰久已而傷額，血流入目昏眩。以故不能追賊。家臣死者十六人。小林平八郎、鳥井理右衛門、大須賀治部右衛門、清水一學、須藤與一、右衛門齋藤清右衛門、新谷彌七郎、小塚源次郎、鈴木元右衛門、小笠原長太郎、神原平右衛門、鈴木正竹、牧野春齋、森半左衛門、鈴木正田、孫八郎、卒一人。傷者二十一人。皆云一

赤穗義人錄

卷上

七

傷輒廢不能戰其餘無驗者皆云聞難匿舍中不敢出

或曰此徒他日有命棄市不知然否官又問驗鄰家其比鄰者東曰本

陪臣身在侯國令人守之西曰土屋主稅其東鄰土屋

隔街者曰牧野一學適彼駿河其西南皆市廛鄰土屋主稅云初聞如火災已而知義英家有兵親率家衆臨

界見士二人自稱故淺野內匠頭舊臣小野寺十內原

惣右衛門並見今夜報主仇其徒四五十人相將而去

昧爽不詳其狀直清謂主稅與義英同為朝臣而居亦

縱淺野家衆殺義英去此在為士者知其不可而主稅

於是獨不知耶竊量主稅之意在不苟潔己名以妨人

義其用意近厚矣朝延舍之不問亦寬政

之一端也但未知主稅此舉於義當與否耳牧野本多

兩家知邸吏皆云昨夜所聞似有異不詳事狀堂上有

一小箱題曰故內匠頭淺野長矩家臣遺書乃取之還

遂具事并書以上其書曰赤穗陪臣大石良雄等再拜

白去年三月寡君奉命館待天使與共事吉良上

野君有隙遂以朝會之際廷手刃之豈以積怨不

得不報耶朝議以寡君不知所避為大不敬賜死又

命列侯持節來收其城邑陪臣某等請官使指揮謹

以城邑上尋復離散鄉里不敢聚居其土誠以畏朝

威而急於奉命也寡君之報怨吉良氏也為在廷

事下
有人字

諸公拘而止之。以故不果其志。意其臨死之間。遺憾無伸。在委質食祿之臣。實有不可忍者。以陪臣之賤。謀朝貴之臣。橫恣之罪。非不自知。然同仇士相議。今不洒戴天之耻。無以盡在三之義。故今夜謁上野君。敢請其首。以繼寡君之志耳。豈有他哉。某等既死之後。有來臨于此者。辱賜觀覽。亦足以知某等之志矣。元祿十五年十二月日。赤穗陪臣良雄等再拜白。此書亦以國語爲之。今代以華言。下祭墓文。效書下。在廷人皆傳觀之。嗟歎不已。或有泣下者。閣老豐後守阿部正武揚言於衆曰。以今世有節義之

士如此。豈不足爲國家盛事哉。是日。將軍御殿受賀。公侯咸朝。閣老以下趨之。久尚乃還。又見二人問曰。卿等既有報仇之志。而去赤穗後。曠日不爲何也。曰。初大學竢罪。閉居於家。寡君之仇。猶有未必遽報者。大學既竄逐藝州。自是決意致死。期以必報。而仇家強宗。不易覬覦。故淹久至此。久尚又問義英死狀。二人具以實對。問子義周曰。搜索宅中不見。問家人曰。某等約入宅。不敢縱殺。但其來抗者不得已而殺之。然驚駭狼狽。莫足與敵。獨有一少年。拒關甚力。衆雖不得不殺。亦愛其

勇而惜之。或曰此少年本東都京橋商家子也仕義英家為所電常侍左右此夜關死翌日父來叔尸無首乃知淺野家又問同仇士有死傷者無曰死者衆取首去者此人也無有少傷者此方乘壁攻入時以昏不辨色故倉卒之間不免有觸刃相傷耳非為仇人所傷也於是久尚遣二人去戒之曰卿等往與衆會泉岳寺以待朝廷處置併以告衆無致紛擾為要二人曰謹諾遂辭去良雄等行至泉岳寺衆皆持兵入門寺僧大恐良雄謂寺僧曰某等非逋逃之徒今所以來此欲一告祭故君墓而已敢有所擾亂公等姑為我閉門無使外人來擾乃盥

漱已求紙筆書告祭之辭懷之衆亦盥漱從之先使人取水來洗義英首盛以橐盤置之墓前。此盛物為禮或曰良雄自本庄來過市就梓人以金一星易之又使人從寺僧借香爐案設之橐盤外良雄進至墓前焚香自呼名拜謁乃退衆亦如之。或曰衆臨墓良雄謂曰某等昔事先君皆有諸君某與諸君所以日夜憂慮求報先君者非得仇人一事乎前夜仇人僵問君手下是先衆得仇人者問君也問君當先拜謁為稱光興辭不聽良雄又進至墓前於是光興先謁而後良雄等從之懷中出匕首拔之置諸碑跗上鋒刃外向衆皆圍墓跪坐良雄乃出祭文讀之曰維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五

日。前所謁竊生之臣。大石良雄等再拜誓首。謹告于亡君。故內匠公之靈。衆皆拜伏。又讀曰。去年三月十四日。我公與吉良上野君。有事於朝。臣等早賤。固不與知。竊以事情料之。雖臣等亦知其有深怨積怒。非得已也。但不幸仇人未得。而公賜死。國除。繼之以室家遷徙。大學君被囚。雖事出官裁。職仇人之由。臣等不忠不材。不能折衝禦侮於前。又不能排難解紛於後。使我公身死。世絕。一朝而亡。祖宗百年之業。亦臣等之罪也。今乃倍朝命。謀仇人。雖固知非公敬上之意。然臣等既

食君祿。宜死君事。苟視君仇人。而不為之報。仰有以慙不共戴天之言。俯無以酬不同蹈地之義。他日苟徒抱耻而死。亦何面目。以見我公於地下乎。由是臣等相議。誓以死報。自始謀此事來。棄妻子。離親戚。奔走東西。不遑寧處。衝冒雨雪。并日而食。一以間視仇家。不失機會。為務。而衰老之臣。若多病者。恐不及事。溘先朝露。則相勸急於致死。者屢矣。直清謂觀此言。則當時有銳志赴死。果於欲速者。微良雄則幾敗。乃事。然又恐輕舉輒敗。重為世笑。以貽我公之辱。是以曠日持久。而不敢發。亦有待焉耳。遂以前夜四更。往攻吉

良氏賴天之明。君之靈果得仇人。以首來獻。自今以往。某等有以復公而死無憾矣。此匕首昔公在時。割所愛以賜良雄者。今謹還上。公有靈。請以此甘心仇人。以快當日之怨。臣良雄等再拜稽首謹告。讀畢。起取盤上首。以匕首擊之三。乃復焚香拜退。眾亦如之。皆泣數行下。良雄等還至中堂。見寺主僧曰。某等之事畢矣。前使人詣仙石伯耆君。告以某等竅罪貴寺。誠以犬馬戀主之心。不忘故君墳墓之地。幸得就死於此。亦臣等之願也。願和尚無以亡虜之餘見拒。令開門曰。上杉氏必率眾

來攻。某等出迎。彈正君謹以某等首授耳。或曰。是日。中村清右衛門。鈴田十八。中田利平次。田中貞四郎。同到泉岳寺。因寺僧言。前夜馳赴會。至則公等已去。悔之無及。良雄令人言曰。昨夜之事。以後期見論。已聞之矣。今當出見卿等。而昨夜力鬪。吾腰脫矣。無力出見卿等。四人慙去。直清按俗呼怯不勝事者為腰脫。於是具書使寺坂信行日人。蓋良雄以此愧四人也。夜西馳赴藝州。信行以前夜復仇事狀。白大學君。及過赤穗故里。報家人知之。因各託家書以行。世傳是日有至寺。自稱夫人淺野氏使。曰。夫人謝諸臣為先君報仇。聞之。感動悲喜。不可言。不料今日親見此事。此諸君忠赤之力也。先君亦知之。於地。下矣。夫人不憚。就見諸臣。顧我寡婦。身依主人。不得動靜自由。故使人謝良雄等。願首再拜曰。此先君之靈也。臣等何力之有。敢拜命辱女使問。吉良君首安在。妾願視其首還報。良雄令導至

墓下視之。乃去。直清於初稿本錄之。其後小谷勉善為直清言。淺野家無道。此事者。蓋好事者為之也。今刪本。使不錄。獨以其事偉。姑存于此。又。寺主僧引眾入坐。獨

良雄父子。與眾異室。為煮粥舖之。見眾寒。謂曰。寺法禁

酒不入。然諸君寒矣。不得酒。無以自強。不可拘以常法。

乃買酒三斗。縱眾飲。眾飲酒勇氣十倍。曰。以此戰上杉

氏兵。何足敵哉。酒闌。各為俳歌。視志。良雄歌曰。嗚呼二

阿樂哉。耶。思波。○思。音。霽。都。○霽。身。波。○身。捨。留。○捨。音。羅。樂。哉。耶。思。波。○思。音。霽。都。○霽。身。波。○身。捨。留。○捨。音。

浮。音。宇。世。乃。○世。音。月。音。都。喜。加。音。加。留。雲。音。具。無。音。奈。志。直。熊。掌。之。美。無。復。毫。髮。怨。悔。矣。大。高。忠。雄。病。創。不。能。起。其

清。謂。此。歌。無。復。毫。髮。怨。悔。矣。大。高。忠。雄。病。創。不。能。起。其

歌曰。山。音。遠。○山。音。左。力。音。折。○折。音。於。禮。松。音。○

麻。霜。音。志。毛。直。清。謂。此。歌。蓋。是。日。酒。肆。中。所。詠。今。岡。野

都。霜。載。于。此。有。頂。羽。帳。中。遺。意。蓋。其。英。氣。未。衰。也。岡。野

包。秀。後。見。自。題。其。歌。云。奉。上。野。君。首。進。亡。君。墓。歌。曰。其。祖。音

乃。香。音。保。比。雪。音。乃。○雪。音。淺。左。音。阿。茅。音。乃。○茅。音。野。音。乃。梅。音。免。音。無。哉。

音。加。奈。直。清。謂。此。歌。以。仇。首。血。腥。比。雪。其。餘。多。不。錄。此。凡

中。梅。以。見。無。教。之。意。亦。壯。士。風。流。也。其。餘。多。不。錄。此。凡

同。仇。士。好。為。和。歌。自。述。其。傳。于。世。者。亦。多。今。錄。中。所。載。

十。纒。一。二。但。取。其。最。可。以。見。義。心。之。痛。切。與。志。氣。之。勇

決。者。耳。初。不。論。其。良。雄。使。人。取。索。盤。來。以。義。英。首。與。主

詞。之。工。拙。雅。俗。也。良。雄。使。人。取。索。盤。來。以。義。英。首。與。主

僧。曰。吉。良。氏。世。家。貴。族。也。今。以。仇。讎。之。故。委。其。首。於。塵

土。無。禮。願。和。尚。善。謀。之。主。僧。受。而。寘。之。佛。前。翌。日。主。僧。遣

貴人一
作朝貴。

僧以轎載首。往還之吉良氏。或曰。上杉氏取義英尸。就其寺葬之。病其無首。使其僧移書泉岳寺。請之以告良雄。良雄曰。吾取首來。以祭墓也。一祭之後。無以此為惟和尚所裁。子良金在傍曰。惡用是臭腐者為哉。急投與之。良雄叱曰。豎子。何及日午時。有人傳上杉氏眾至。良慢貴人之首如此。金聞之曰。此必浮言也。上杉氏若欲擊我。豈待日中乃至耶。良雄曰。固然。但慮變者。不當如此。於是眾皆厲劍。良金亦厲劍。謂寺僧曰。公等曾出戲場。觀木偶人鬪乎。至於生人之鬪。則徒耳聞耳。上杉氏如至。其等力戰。不在木偶人下。公等視之。亦一壯觀也。上杉氏果不至。直聞之。泉岳寺僧曰。良雄以下長年人。皆厚重寡默。望之可畏。或問義英事。則曰。善處死矣。問義英家人。則曰。死

難者多。亦在人臣之義無愧矣。其他不敢發一言。但少年人直言無所回護耳。久尚復造于朝。具以兼亮等言。上聞。是日。有命分囚淺野家眾。置四侯邸。之越中守細川氏者十七人。越中守名綱利。國城在肥後熊本。之隱岐守久松氏者十人。隱岐守名定直。國城在伊豫松山。之甲斐守毛利氏者十人。甲斐守名綱元。國城在長門長府。之監物水野氏者十人。監物名忠之。國城在三河岡崎。閣老令少監察水野小左衛門鈴木源五右衛門率吏十人往就泉岳寺。以淺野家眾授四家使者。兩監察與其屬吏謀曰。上杉氏聞淺野家眾在泉岳寺。必以眾來攻。吾輩奉命為使。

即當以朝旨過之。過之不聽。則當與淺野家衆共死。死則易耳。但念處置得宜。無辱朝命。庶得以免後人之譏。因相與議處變之道。會閣老諭止兩監察無往。遣三吏。石川彌一右衛門市野新八郎松永小八郎召淺野家衆詣仙石氏受命。因令武人巡察道上街巷。不許乘馬持兵。闌入其間。良雄等咸以戌時至。皆韋服執槍。如前夜赴吉良氏者入門。門者每一人問名內之。衆免帽上堂。世俗以免冠中爲禮皆推結薰香於髮。其氣接人。直清謂衆方被召。慮刑死。髮以防穢氣也。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事亦偉矣。吏迎收佩刀如法。又一人以分

配四家簿。引衆就坐。兩監察執紙筆對衆問其子身親戚錄之。頃之久尚出。見良雄等宜命。衆皆敬諾。因復問前夜事狀。良雄兼亮二人應對如流。其餘不敢出一語。唯謹。水野小左衛門問衆孰爲良金。良金進曰。某在此。問年曰。成童。坐中人曰。斯子言語不類土人。豈其生長於邑耶。良雄對曰。今年始隨某來。小左衛門曰。其聲與年相若。然甚長大。殆如壯年人。可謂奇男子。坐中人從而嘆之。小左衛門曰。故內匠君得人之多。亦足以爲朝家藩屏。今乃如此。可勝惜哉。坐中人又皆然之。於

是兩監察令四家使者遂次受人衆如數良雄屬細川
 氏使者先往乃招良金謂曰吾無復見汝日往時所與
 汝言者汝毋忘直清謂所言蓋良金臨死告隱岐君者也見後良金曰某雖不
 肖敢不敬承大人幸無以為念四家使者令所受衆更
 衣命置囚他家者其家受囚心齋新衣令更服既就輿輿皆不鎖凡送囚或鎖或曰細川氏獨故輿兩扉令卒二人執其人佩刀在輿左右從行此皆以義士優之不比他囚也使
 者將士卒監護至皆寘之別邸之舍供張甚盛其夜越
 中君就見良雄等曰卿等能成大事乎又曰除卿等外
 赤穗群臣如何良雄對曰凡食寡君之祿莫不與臣等

同心然臣等相議今以衆動恐重得罪朝廷故特與
 久次近侍之臣共事耳問安井藤井曰此二人自寡君
 幼時躬自抱持以及今日一旦聞寡君之死日夜哀戚
 以致精神衰怯不勝事亦可哀問大野九郎兵衛曰亦
 如前二人但九郎兵衛自傷哀戚殆如喪心之人隱岐
 君亦就見衆勞之問良金曰卿有母若弟耶對曰臣有
 母在京有弟二人皆幼隨母言訖流涕隱岐君不忍再
 出言乃起衆在四家庖人饋食必貳膳衆食飯與羹而
 已其餘不食早晚外為之設他食亦辭不食後數日請

日。臣等日賜盛饌。非卑賤所宜。敢辭不可。又請曰。臣等自喪寡君以來。不御酒肉。嚮以恩禮之隆。不可急伸私情。不敢告。請令庖人日供蔬菜一品乃止。四家重違其志。聽之。越中君待良雄等最厚。真火爐於坐。以禦寒。以網蓋。不炭盡。以他爐更之。日賜浴。一次每浴。給禪浴衣。各一。正月。賜以生絹衣。上下服。令服之。如平生儀。生絹云。熨斗。目。每逢新正。服生絹衣。加上下服。以為禮。又令工厲良雄等佩刀并繕治更裝。刀咸尤物。接伴人或告良雄。良雄曰。明侯哀憐某等至此。不知所報。然某等命在旦夕。無以佩刀為也。

君為某等告公止之。君以刀好見稱。此或有之。寡君好劍。所畜皆試利鈍。某等去赤穗。有復仇之志。因分取之。今所佩皆是。其為君所稱。亦有以也。十六年二月四日。有命。賜淺野家眾四十六人死。四十七人中。除寺越坂信行。如今數。越中君見良雄等曰。寡人日夜庶幾與卿等共生全之歡。今聞朝命。大失望矣。良雄等皆頓首再拜曰。朝廷不以極刑大戮。處亡虜臣。而待以殺士之禮。於臣等亦榮矣。自去年蒙左右恩庇。事事過厚。實出非望。非臣等結草所能報也。因請侍臣。幸得錫爵。一與左右辭焉。臣

等區區志願在此言未既越中君命執注子來乃先自酌曰我與卿等訣和俗先生二別皆合徧錫爵已十七人者皆拜且退隱岐君亦與衆訣因謂良金曰卿母聞卿父子皆死當抱無窮之悲官法不許為傳書有可遺言者具告執事之臣寡人令趨達之趨讀良金曰臣父良雄戒臣縱有恩命萬一赦臣等不死我父子義當自殺以明狗國汝若違焉吾死怨汝在泉岳寺及別於仙石氏亦以此為言今賜死於臣父子最稱所望雖獨念母不能忘情然出京之日自知無生理故與之永

訣而去無復可遺言者今荷明侯哀憐之厚臣死不敢忘隱岐君聞良金言泣下左右為之竦動四家皆令衆沐浴賜新衣服之以俟細川氏所賜皆熏香及午時大監察伯耆守仙石久尚及小監察長田喜左衛門歷四侯邸以朝命屬四侯曰故內匠頭長矩當錫宴天使日又吉良義英於朝其罪在法不赦義英以無罪奉職如故生殺皆出上旨而長矩家臣号称主仇聚徒結黨擅殺朝臣大逆無道賜自盡四侯宣命於衆皆稽首再拜曰臣等亂政犯法自分朝廷處之極刑以懲天下

後世而辱賜劔以自裁亦 朝廷之仁也。良雄拜命
 畢。顧細川氏老臣在傍者曰。 朝命有聚徒結黨之語。
 夫招誘非類。講張為姦。臣等雖不肖。自知無是行矣。凡
 此四十六人者。皆委質寡君。志同報仇。而舉事之間。不
 雜外人。今也雖得罪。 朝廷不輕。然人臣同死。主難恐
 不可冒以朋黨之名如何。乃微笑起就死。四家為草舍
 於庭上。設重席其中。席上薦布被若氈為坐。施帷於前
 卷之。 朝廷別遣少監察各二人監視。細川氏杉田五
 左衛門久永內
記久松氏鈴木次郎左衛門齋藤治右衛門毛利氏荒
 木十左衛門駒木根長二郎水野氏久留十左衛門赤

井平右衛門外。自殺人出就坐。相者從之。相者皆以家
 吏卒各若干人。臣為之。細川
氏十七員。水野氏九員。如自殺
 人數。其餘以五七員輪司之。 俟自殺畢。主者下帷。以
 布被若氈。裹尸徹之。已。復卷帷。次一人。輒出自殺。亦如
 前。終衆乃止。或曰。細川氏每一人自殺。即入尸於甕。蜜
 其姓名。第二某。衆皆遺言。求葬泉岳寺長矩墓側。四家
 姓名。即送致寺。 皆如其言。各遣使賻送甚厚。既葬。築墳立碑以識之。都
 下人聞之。往弔祭者。日成群焉。以至數月不已。皆流涕
 歎歎。久之乃去。

